

中影集团、华谊兄弟、中视精彩联手重金打造同名国产大片

熊诚◎著

男管家

豪宅、名车、秘书、保镖、厨师、佣人……
繁华都市里富豪们的生活充满了炫目的神秘感。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HOUSEKEEPER

长篇 小说

作者
熊诚

楔子

首都北京，后海那家名叫荷花香的酒吧静静隐匿在北京什刹海柔和美丽的夜色中。

傍晚，钟达言又一次来到这间酒吧。墙上的涂鸦不经意间透着抽象意识，分别表达出迷茫、伤痛、离别、邂逅与爱情的主题。他依然坐在那个可以眺望窗外水面小艇的窗边，波光粼粼的碧水、婉约披拂的垂柳、回环宛曲的栏杆、草木葱茏的中央小岛，在迷离斑驳的霓虹灯下尽收眼底。海中小艇缓缓穿过色彩缤纷的水面。钟达言一边喝着冰啤一边神色黯然地凝望着岛中央那座小小的舞台。

只见一个绝色女子坐在黑色的凳子上，手托大提琴在演奏着优美动听的曲子。她和大提琴就像黑暗中的两名舞者，那女子的手指轻盈地游弋在四根琴弦之间。流畅而富有冲力的琴声，时而舒展，时而充满华彩的乐句和颤音。

她穿一袭黑色的毛绒外套，露出纤长的手指，长长的睫毛像窗帘一样封闭了她深邃的眼睛。她用手轻轻托着大提琴的侧沿，优美的弧度和她修长的身材浑然一体。

余姐，钟达言失态地叫出了声。那首曲子他出乎意料地听出来了，是韦伯的《帕格尼尼变奏曲》。那是他和余虹云看的最后一出音乐剧，他们坐在保利剧院里，看着那群穿着紧身晚礼服的胖女人和打扮成幽灵的瘦男人唧唧呀呀地对唱《歌剧院幽灵》，然后一把大提琴出现，高把位和弦不断地转换节奏，乐器晶莹的声响不断地流出，大提琴引出一股深情忧伤的旋律，那气势让钟达言叹为观止。于是，他平静的心灵被四根琴弦搅得布满水纹。

她拉得一如那场演出一样的精彩，细水长流般地缠绕在他的心尖，让人窒息。强烈的艺术和美丽的气息，散发出独一无二的芬芳。

钟达言突然梦游般地站起来，冲出酒吧，踏上小艇朝岛中央荡去。钟达言跌跌撞撞径直走向那女子，他目眩神迷地走到台上。眨眼间，却见那女子就像余虹



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心底又涌起一阵失落和剧烈的疼痛感。

古色古香的灯光投射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映射在他俊美的脸上，他的脸苍白得让人心痛，眉宇间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荷花的阵阵清香漂浮在四月的春夜里，依稀江南的什刹海人影幢幢。

钟达言恍惚着踏上长堤，穿过郭沫若故居。宁静的胡同游人寥落。再过二十四个小时，他就要离别北京回老家江苏了。钟达言忽然觉得心像水一样滴落在深渊，他想再一次拥抱她，这个他曾如此煞费苦心算计和爱慕的女人。她的气息留在他心里，此刻却像冰凉湿润的雨丝垂落在他身上，使他产生一种隐秘的疼痛、欢愉和内疚。

她不会再原谅自己！不会！永远不会！她永远也不会原谅自己这颗卑微低贱的心。

钟达言失魂落魄地打的回到家里。他匆匆洗了把脸，然后坐下来有些踌躇地拨通了余虹云的手机。电话通了，没有人接！再拨！仍无人接。这种情形钟达言重复无数次了。你来到这里，来毁灭我，来蒙骗我，来伤害我……耳畔依然响起余虹云愤怒的声音。钟达言只觉得心口在剧烈地疼痛。

夜里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是几点钟，钟达言拉开窗帘，外面一片黑暗，周围只有黑暗，零零落落的月光，遥远的那片别墅区闪烁着微弱的灯光，就像夜空中的星星。四周很安静。他想去，去那幢熟悉的别墅，未来会怎样？他的确爱她，然而，她会再听我解释什么吗？突然，他听到余虹云在门口喊他的名字。她回来了？他心口一阵狂跳，急忙冲到门口，夜色如墨！夜色如墨！四周仍是死寂般的黑暗！没有她！没有她！幻象又来了！

这一年，她毫无音讯，她在哪里？她去了哪里？时光流逝了，而我却还在这里，在这里等她！

我原本是要算计她，可她却让我爱上她。

现在，计划、梦想、金钱、痴爱已付之东流。而她！没有一字，一个电话！

前两天，他已辞去管家一职，但他还想再等等她。她不想见我了，她是在有意回避我！想到这些，他只有选择痛苦无奈地离开。

……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绝望的钟达言终于起程了！

熙熙攘攘的人群像黑白胶片里的模糊影像一样，分散在钟达言的周围，没有色泽，没有生气。

外形宛似一条巨龙的新航站楼，仿佛一处巍峨的城堡或豪华的宫殿，福娃机器人在活泼地跃动，率先拉开了东方古都的奥运序幕。

宽敞、华丽、优雅的候机大厅有些嘈杂。许多旅客朝登机口那边涌去，钟达言如同一幅油画般站在那里。他的魅力，有不食人间烟火的那种感觉，冷峻，俊美。钟达言神情忧郁地望了望对面，透过巨大的隔离玻璃窗，几架飞机静静停留在空旷无垠的跑道上。阳光漫射出一片金色的光线照进大厅。

他心事重重地徘徊在那里。人们纷纷把惊艳的目光投向他，他低下头。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焦虑地朝四周张望着。他那双略带忧郁的眼睛流露出一股令人心醉的绝望！没有她音讯的日子空洞虚无。

正在这时，他忽然看见余虹云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闪出身来，她黑色的裙裾在人流中晃动。她秀美的脸上挂着那一丝他熟悉的笑意；余虹云穿过熙来攘往的乘客走向他，一辆行李车挡住了她的脚步，也挡住了他的视线。余虹云！他大声喊道。慌忙提着拉杆箱朝余虹云快步冲去，待行李车过去之后，他才发现余姐的踪影转眼之间又消失不见了。他惊诧地伫立在一片喧嚷声里，呆若木鸡。他揉揉眼睛，黯然地返回座位。是幻觉又袭来了！

这一年以来，他的身心几乎崩溃了，过度的自责、痛苦和思念使他的思维总是发生故障或塌方。

泪水不由自主涌上了眼眶，钟达言木然地看着晃动的人影，仿佛走进一面倾斜的镜子，整个世界都战栗着，在无边黑暗里沉沦下去。

她的身体如此光滑，如此温暖，仿佛在他手中，变成一种立体的、快速蔓延的物质。他好像在用这种物质，塑造着他的身体，他的生命。

他颤抖起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端详着余虹云的相片。一切已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往事如烟，泪水沾湿了他的面庞，任时光倒流……

第一章

那是1996年的初春。

清晨的深圳暖融融的。身材挺拔、长相俊美的大学毕业生钟达言，背着一个双肩包在深圳大街上走着，他是带着淘金梦南下深圳的。一会儿，肚子叽里咕噜地叫起来，他连忙拐进一条狭窄而混乱的小街，上沙村被高大的现代建筑所围绕隐藏，掩映在美丽热带植物的大马路后面。钟达言走进去才惊诧地发现，这里与它繁华的外围极不相称，空气中散发出阵阵臭味，丛生的握手楼，头顶的“一线天”密密匝匝地伫立在街两边。代办暂住证、身份证、毕业证的广告贴得满处都是，小街幽暗而肮脏。偶尔从佩带BP机和旧款大哥大的男人身上传出滴滴的声响。钟达言行走在一群群土里土气或西装革履的人群里显得格外地引人注目。

正当这时，繁华的大街那边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凄惨的叫声“抢劫呀、抢劫呀”。紧接着是一阵慌乱的脚步声。钟达言急忙转身一看，远处，一个小青年抢了一个女人的皮包正疯狂地朝前面奔，女人在后面一边紧追一边大声朝路人喊“帮我抓住他，抢劫呀”。

没有人理她，人们漠然地看着她，并从她身边走过。钟达言定定神，站在路边，特区怎么是这样子？即使是我们江苏的小县城也没有这么差劲的治安和环境啊！钟达言拧紧眉头，一边看着小路上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们，一边望着向远处延伸的杂乱的小街。“城中村”异常热闹，卖盗版光碟、推着板车卖水果及卖烧烤的小贩高声招揽着生意；狭小简陋的店门口，5毛钱一个的馒头、1元钱一块的葱油饼、3元钱一份的快餐及堆满几元钱一件的货物比比皆是，5元钱理个发的小发廊，几十元一双鞋的鞋店……一幅幅底层人们忙碌谋生千姿百态的场景尽收眼底。

行走其间的，大都是在深圳最底层的打工仔打工妹，也有附近高档公司的白



领，“城中村”是藏龙卧虎同时也是藏垢纳污之地。当然也不乏艺术家之类的住在这里。“城中村”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是他们选择在这儿居住的理由。

光天化日之下，三三两两打扮性感的“企街女”站在街两边默默招揽着生意。这些女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站在路边？钟达言有些好奇纳闷地看了看“企街女”。

“靛仔，要不要！”几名年轻女子朝钟达言走过来。钟达言一惊，扭过头，朝前面一间炸油条的小店走去。他买了两根油条和一份豆浆站在路边吃起来。忽见路边村委会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七八个治安员和一名警察正拦住路人查看着什么。一辆囚车停在村口路边。他有些诧异地看了看那头。发生什么事了？钟达言好奇地朝小街那头望了望。他刚想走，却突然听到一声断喝：“暂住证。”一名二十来岁黑黑瘦瘦的治安员和一个警察突然拦住他。

“什么暂住证？”钟达言十分诧异地看着黑瘦的治安员。

“进去，进去！”

黑瘦的治安员是村委会治安队队长，名叫史献怀，只见他不由分说地拽着钟达言就往村委会办公室门口推。钟达言惊慌地看着他说：“你推我进去干什么，我刚下火车，不是这里的。”钟达言惊愕地看了看他。

“去办暂住证啊。”史献怀又猛然推了一下钟达言。见钟达言还愣在那里，他又恶声恶气地用广式普通话说：“听不懂广东话系（是）不系（是）？进去！”说完，他又粗暴地推了钟达言一下。

钟达言气愤地瞪了他一眼。史献怀青着脸斥道：“你瞪什么瞪？”说完，他猛然踢了钟达言一脚。

钟达言痛得皱起眉头。他忍住火气，沉着脸对他说：“你不要踢啊，踢得好痛的。”钟达言瞪着他。

“你瞪什么瞪？”史献怀又一拳打在钟达言头上。老实的钟达言摸了摸疼痛的头皮，不敢吱声了。

“唔（不）愿意办就遣送啦，费系（必须）同佢（你）讲。”一边的警察说。

史献怀推着钟达言往囚车那边走。“你推我去哪里？”钟达言说。

“去收容所。”

“去收容所干吗？我为什么要去收容所！我只是路过这里买东西吃啊。”钟达言站定。



“走啊。啰唆什么？”史献怀边推他边说。

这时，钟达言远远看见一批青壮年男女被押上了囚车。我不能去那里。那不是人待的地方。钟达言慌忙转身对他说：“我有身份证和边防证。我拿给你看。”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没用。”史献怀冷冷地说着广式普通话。

“我没有犯法，我为什么要去？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为什么要办暂住证？我的身份证就可证明我的身份和享有中国公民自由迁移的权利。你凭什么抓我？”

“丢你老母海，你走不走啊！你想死系（是）不系（是）？”史献怀粗口骂道，突然冲上来，又踹了他一脚。

一名中国的公民，在自己的国度里却还需要办理“暂住证”，这不符合最基本的法律精神。凭什么抓我？为什么要办那个无中生有的暂住证。身上揣着的900多元钱是钟达言寒假辛辛苦苦打工赚的。钟达言想，我不能莫名其妙地把钱白白扔给他们。钟达言不吭声了，在强权面前，反抗是没有用的。怎么办？今天刚上班就迟到。他心里暗暗想着逃脱的办法。

因为查证，村口小街已渺无一人，只有像钟达言这样初来乍到不知底细的外地人依然勇往直前地往小街里头走去。村口外面就是繁华的深南大道了。人车混行的大街嘈杂而忙碌。再不跑就只能到暗无天日的收容所，接受更彻底的摧残。逃！

“快点！开车了！”车上的警察朝他大声喊。

钟达言突然佯装朝囚车方向走去。他相信长跑健将的他一定能逃脱。他不动声色地朝四周看了看，然后突然转身拔腿朝前面狂奔。

史献怀和几个治安员朝钟达言狂追。钟达言在车流滚滚的大道飞奔，险象环生。一辆小车惊慌地在他面前嘎地停住，挡住了钟达言。史献怀和另外几个治安员冲上前抓住了钟达言。钟达言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声喊：“你们抓我干吗，我又不是犯人，放开我。”

“梗住佢（摁住他），送黑湖收容所。”史献怀冲几个治安员说。

黑湖收容所，是一个举世无双的“集中营”。每当夜幕降临，公安便带着保安倾巢出动，捕捉无“暂住证”的外来人口。哪怕你才下飞机、火车、轮船、汽车，



只要没有“暂住证”就当盲流、“三无”或牛鬼蛇神一律抓到派出所,然后集中起来用囚车拖到黑湖收容所,以每人50元的低价一次性卖掉。身份证、通行证、护照在这里都是无效证件。确切地说,“暂住证”变成了日伪时期的“良民证”。

黑湖收容所是一个统购统销、独家经营的官办企业。对送来的外来人口,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妇女儿童和残疾人,全都明码标价,进行人口批发。每天上午8点开始,广东各县市收容所开着囚车在此进货,批发价适中,每人170元。很少办理零售业务,如果有人想就地出门,需交900元才能获得自由。这里一年四季车水马龙,尘土飞扬,生意火爆。各省市外来人口在这里被当做牲口买卖。

关于这些,是钟达言很久以后才知道的。在他以后的阅历中,他不曾听说过一个公民,会“暂住”在自己的国土上。在强大的公权面前,任何异议的声音,都敌不过权力部门粗暴无理的一纸规定。少数地方政府一边高调宣传着政府勤政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光辉形象,一边却制造着社会的各种矛盾,垄断、腐败、贪污、非法拆迁、非法征地、涨价……当然,还有万恶变态的暂住证!钟达言心里愤慨地想着。

一会儿,钟达言被带到村委会的一间小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然站着很多神情忧伤、木然等着办证或等着被拖到收容所的男男女女。黄昏的余晖笼罩着光线幽暗显得阴气逼人的“城中村”小街。这会儿,房子里只剩下钟达言和史献怀及另外一名体格粗壮的治安员。粗壮的治安员站在门口盯着钟达言。

房子有些简陋,只有一张小办公桌和几张木椅、一个木柜。钟达言惶恐不安地站在办公桌边。史献怀阴着脸对钟达言说:“你为写(什)么要跑?”

“我只是路过这里呀!”性情温和的钟达言纳闷儿。

“好啊!你系(是)借(这)种态度,我奉陪到底。”史献怀脸一青,叭的一声,把桌子拍得嘭嘭响。钟达言不敢吭声了。

一会儿,史献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纸和笔,面无表情地对钟达言说:“你按表格填,把经过写一下。”

钟达言看看他,诧异的小声问:“写这个干什么?”

“要你写你就写,我老实同你讲,我不系(是)看到你借(这)么靓仔,我打惨你都有份!”史献怀怒不可遏地瞪着钟达言。

“你照表上填,户口所在地,哪里人,在什么单位工作都要填。”史献怀语气缓和了些。

钟达言低头看了看表格,又说:“填这个干什么?”

史献怀不理钟达言,对治安员说:“你去拿照相机来。”治安员迅速离开,一会儿又折回来,对着钟达言咔嚓一声照了相。

“照相干吗?”

“叫你照你就得照。”史献怀蛮横地说。钟达言拔脚往外走,一直站在门口盯着钟达言的那个治安员挡住了钟达言的去路。

史献怀沉思了一下说:“那好,我也不勉强你,两条路供你选择,要么我们送你去派出所,要么罚你900元。你基(自)己看着办。”

“你罚我什么?我只是路过这里,我凭什么要交钱?”钟达言来气了。

“凭写(什)么?凭我有权罚你,借(这)是政府规定的,你不办证,态度又不好,就得罚你,按规定加倍罚。”史献怀说完,从桌上拿了一张红头文件在钟达言面前晃了晃。

钟达言想了想,说:“你可不可以让我看看。”

“借(这)是我们内部的规定,没有必要对外公开。”

“你们这里的电话是多少?”

“没有电话。”

“你把包里的东西全部倒出来。”钟达言不吭声,也不动。史献怀突然冲过来,二话没说就朝钟达言一拳打过来。

一股温热的血从钟达言鼻孔里流出来。钟达言用手摸了一下,又恐惧又愤怒地瞪着史献怀:“你打了我几次了啊!”

史献怀又蹿到他面前,用手指着钟达言的额头气势汹汹地说:“我打了你又怎么样,我还没见过你借(这)样的,人家个个都要办证,你想搞特殊啊,你好威吗?你算老几?你以为你系(是)市委书记呀!”

史献怀二话没说伸手抢过他的背包,把里面的东西全倒了出来,并强行拿走了钟达言900元钱。钟达言的心隐隐作疼,900元钱是他利用寒假做家教挣的,很不容易!身处底层的老百姓不能不对权力产生畏惧与躲闪,钟达言也一样,但内心的抗拒与反感也更深了。钟达言害怕再招毒打,但他还是有些不甘心地小声问:“那你们开张发票给我。”

“没有!”

“你收了我的钱总得给我个手续吧?”钟达言说。



“没有就没有。借(这)是行政罚款。”钟达言怔怔地站在那里。他还想说点什么,忽听史献怀瞪着他说:“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走啊!”钟达言神色黯然地走出了村委会办公室。

身上只剩下20元了,史献怀没有把余下的这一点钱全部搜走,说是留点钱给他坐车用。

一个公民,却在自己的国土上申请暂住证“暂住”,一张暂住证要交300元,真是太可笑了!法律最基本的底线,就是保护公民的生存权。但来这里的公民,哪一个不备受暂住证的禁锢?当然,有些人,比如说非富即贵的主儿,政府官员、公务员等上层人物,他们享有特权,他们可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住多久就多久,没听说过有人敢去查他们,要求他们办暂住证。

钟达言一边走一边陷入忧愤的情绪里,他不甘心被莫名其妙收走的900元钱。史献怀不开发票,一定是有问题,肯定私吞了。可又有什么办法?钱都已经到人家手里了。不交钱就得送派出所,派出所又会遣送到收容所,或者送到采石场之类的地方做苦力,惹不起呀。

小街的灯光零零落地亮了起来,照着这条肮脏的小街和“农民房”。“土匪、垃圾、王八蛋!车撞死你们。”钟达言在心里咒骂着。

这一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也是一道耻辱和疼痛的烙印。他决然没有想到这个烙印会改变他的命运或者说影响到他的一生。

钟达言一路走一路问怎么坐车去公司,公司在福田区,去公司转车要4元钱。钟达言舍不得坐车,便沿大街径直走。五光十色的广告牌繁花般开在各式各样的店铺上,高低错落的现代化建筑在街道两边蜿蜒伸展。人流、车流、公园、喷水池以斑斓多姿的形态展现各自的精彩。可是钟达言对这些视而不见。

钟达言仍没有从愤怒的心绪中回过神来。他的鼻子隐隐痛着,像一道伤口。他有些茫然地往福田区方向快步走去。

约莫四个多小时钟达言终于走到了深圳Z电子公司(也称电子设备厂),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了。

钟达言一拐一拐地朝公司走去。气派的公司注册商标的几何图案用不锈钢铸造而成,在晴空下银光闪烁。

第二章

钟达言径直去办公室报到，公司办公大楼是一幢贴着白色马赛克外墙的6层大楼。大楼底层中央是一个花园，水池里养着一些色彩斑斓的金鱼。钟达言穿过走道，上了三楼。一会儿，他便到了销售部门口，用手捋了捋汗涔涔的头发。门是开着的，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衣着朴实、四十多岁、留着一头短发的女人正昂首挺胸地打电话。钟达言慌忙地想退出去，却见女人已放下了电话。女人黑着脸朝钟达言瞥了一眼，那目光阴森得令人发憷。钟达言刚想说什么，却听女人莫名其妙地阴着脸冲他说：“你自己看看现在几点钟啦，都快下班了，你还来干什么，你第一天来上班就迟到，这样很不好！”

这一定就是那个邝科长了。钟达言连忙解释说：“邝经理，是这样的，我今天刚下火车就被那些治安员和警察拦住查暂住证，所以耽误了点时间，迟到了。”

她那张平庸的脸更阴沉了，那双看上去锐利无比的眼睛嘲弄般地对着钟达言，薄薄的嘴唇露出一丝讥讽的笑意：“我姓李，你连人家姓什么都不知道就乱叫。这很不好！”声音虽然不大，却如针芒一样刺人。

“李经理，我刚来，不熟悉情况！”钟达言有些尴尬地看着她。

李经理又莫名其妙地冷哼了一声。过了一会儿，李经理才和颜悦色地说：“办公室暂时还腾不出位置，你先坐这里吧。”

“嗯。”

身上只有20元钱了，眼下最关键的是如何解决生活问题。于是，钟达言便说：“李经理，我想问问我们这里几时发工资？”

李经理忽然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钟达言，有些生气地说：“你这人怎么回事？刚来上班就开口要工资。亏你还北京商学院毕业呢！这点素质都没有。不要动不动就把工资啊钱啊的挂在嘴边！”



想起一个月两千多的高薪和包吃包住的福利待遇,钟达言忍住火气,他不想因此而失去饭碗,便小心翼翼解释说:“李经理,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我的钱被治安员全部搜去了,顺便问问。”

“28号发。”李经理淡淡地说。接下来,她面无表情地交代了钟达言的工作后,把长途电话锁上便出去了。

钟达言心里掠过一丝不安,他隐隐感觉李经理这人有些古怪不好打交道。但转念又一想,也许是因为自己迟到吧,头一次就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也难怪人家那样。他恨那个史献怀,也心痛那被搜去的900元钱。

黄昏渐渐爬上了窗口,楼道里一片静寂。钟达言的工作是开票员,他从抽屉拿出发票和公章,开始一页一页地往上盖章。正在这时,腰上的BP机响了。是家里来的电话。一丝不祥感袭上心头,他知道家里没什么事是不会传呼他的。父亲不轻易打长途。出了什么事?他抓起桌上的电话,却打不出长途。他忙冲出大门,跑到公司外的一家公用电话亭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电话里传来父亲焦急的声音:“钟达言,你妹妹出事了,今天她去菜场买菜时被小孩用弹弓打伤了眼睛,石子刚好打在你妹的左眼上。我带她去医院作检查,医生说要500元的检查费,你妈的身体不好也一直拖着没去看病。前段时间住院花了几万元。家里很紧张,你妹妹的学费也没有交,又借不到钱,你看能不能先寄500元给她作个检查再说?”

钟达言难过起来,他实在不忍心拒绝父亲,更不敢告诉他钱被搜走的事。父母都在县城工作。他知道,做技术工作的父亲不到山穷水尽是不会开口向他要钱的。母亲是中学的语文老师,但一直是药罐子。几次住院早已花光了积蓄,去年她又办病退了。钟达言心疼父母,也正因为此,渴望帮助家里的钟达言才放弃在北京工作的机会来了深圳。

钟达言嘴里答应着,心事重重地放下电话,去哪借呢?初来乍到,无亲无友,谁会借钱呢?问同事借也开不出口啊。刚来就问人家借钱,人家会怎么想?给人印象不好!看来也只有再去找那个史献怀看看能不能把抢去的钱要回一点来,他决定明天去试试。

他转身朝大门口走去。钟达言沿着厂区整洁幽雅的小道往宿舍走去,仿佛从一个世界走入另一个世界。工厂里的轰鸣声关在了大铁门外。宿舍在职工家属区2栋1单元。钟达言走上三楼,穿过走道朝最里面那间屋子走去。他打开

门走进去，房间约有20平方左右，几张空着的木床上堆着卷好的铺盖，公共卫生间和浴室就在隔壁，挺方便。

钟达言冲了个澡便困倦地上床躺下，熄了灯。

次日上午，他匆匆走进办公室将自己的办公室和另一间办公室都打扫干净。不一会，钟达言隔窗望见同办公室的王兴国骑着单车上班了。王兴国也是刚来不久的大学生，模样清秀，说话细声细气的。钟达言犹豫着向王兴国借单车用，王兴国同意了。

钟达言在办公室坐下，焦急地等李经理来。他想跟她请个假。不一会，李经理走进门，钟达言惶惶不安地看着她那张严肃可怕的脸，只见李经理仔细环视了四周一会，不吭声。钟达言看着她，默然了一会说：“李经理，我想和你请一天假，我有事想去一下市里，行不行？”

李经理眼一瞪，很不高兴地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嘛，名堂多，你走谁来开票啊？个个都有事！”李经理说完，黑着脸把手提包重重放在桌子上。

“李经理，我家里出了点事，你看能不能叫人代开一下，我办完事马上就回。”钟达言惶惶地看着她。

“发票不能随便给人代开的，容易出事，没特殊的事最好不要请假，我们销售部就是靠开票吃饭的。”李经理生硬地说，那双眼咄咄逼人。

“李经理，我妹妹被几个玩弹弓的小孩打伤了眼睛，我去寄点钱。”

“昨天说暂住证，今天又说妹妹被打，哪有这么巧？做人要诚实，不要说假话！”李经理好像跟人吵架似的，永远没有笑脸。那令人不可捉摸的性情和表情令人望而生畏。

钟达言急了，忙说：“我真的不骗你，我把我家里的电话告诉你，你可以打一下问问！”

“要打你自己打，我要开会了。”李经理说完，黑着脸匆匆离去。

钟达言跑到隔壁办公室，把王兴国叫到一边说：“王兴国，你帮我代开一下票好不好？我去一下市里，很快就回来。”

王兴国面露难色说：“你和李经理讲了没有？她又没有交代我，我也不好接呀。”

钟达言见他这样，也不想勉强。说了句“那就算了”便走了。他骑了单车就



往市区去。

一个多小时后，钟达言鼓起勇气走进村委会办公室，办公室依然有很多办证的人。钟达言想给那个史献怀留点面子，便走进隔壁那间小办公室。只见史献怀正在看报纸。钟达言走到他面前，小声说：“是这样的，我妹妹要看病，你能不能退给我500元，剩下那几百你们罚了就罚了。”

史献怀一惊，这时，从门外走进两个人。也许是怕别人知道什么，史献怀扫了钟达言一眼，装作不认识似的把他引到外面。

二人来到远离村委会办公室旁小街的另一头，钟达言用近乎哀求的语气又说了一遍。

史献怀突然勃然大怒，吼道：“你谁呀，跟着我干吗？谁拿了你的钱，神经病，我都不认识你。”

钟达言没想到他竟会翻脸不认人，气得浑身颤抖起来，指着他骂道：“王八蛋，你明明收了我900元钱，却翻脸不认人。昨天在你办公室，你抢了我的包，抢了我900元钱，还说是行政罚款，还有一个治安员也站在那里，你还拍了我的照。把我的钱拿来，你把罚单给我呀！”

“滚出去，我抢了你什么钱，你拿证据来，你拿不出证据来就系（是）诽谤，大把人给我钱，我还不要呢！你那点钱算什么，我会要你的钱？你没证据的话我告你敲诈，你不要骚扰我，否则我报警！”史献怀骂道。

“你还是不是人？你明明抢了我的钱又不承认。拿钱来，把我的钱拿出来。”

“你信不信我找人打断你一条腿，你跑到这里来闹，我叫派出所的人来。”

“你去叫啊！畜生变的，我等着你叫啊！你打了我我都没还手。你不承认可以，我告诉你，我录了音的，我有证据指控你，你跑不掉的。我本来想，你要是跟我道几句歉，退几百元钱给我就算了，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要你把吞进去的900块全部吐出来给我。你吐出来给我，你利用这种手段搞了多少人的钱？你给不给我？”钟达言怒不可遏地瞪着他。

“你吓唬谁，我拿你的钱干吗？想敲诈我，你是穷得没饭吃了吧。哪，给你50元，当我扶贫，穷鬼。”史献怀怔了怔，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皱巴巴的钞票扔在钟达言脚下。

他妈的，王八蛋！不但不退钱不道歉反而还要这样羞辱我！愤怒和耻辱涌上钟达言心头，他决定豁出去了。争吵声惊动了路人，人们纷纷围上来看着他俩。史献怀捡起钱，心虚地仓皇跑开。

既然拿不到钱，也要让他出丑，到他办公室去，找村支书。当着众人的面把那事说出来，至少也要出出这口恶气。钟达言气呼呼地想。他走了几步，转念又想，他肯定不会在办公室，还是改天再来吧，他不是要证据吗？索性吓唬吓唬他！逼他把钱拿出来。

钟达言神情忧伤地走到放单车的亭子旁，他定神看了看放单车的地方，一下傻了眼，单车竟然不见了，他的心一下抽紧了。他急忙朝四周看了看，又在周围找了找，还是没有，钟达言慌了神。一定是被人偷走了，钟达言的心一下空了，怎么会这样？屋漏偏遭连夜雨？怎么办？怎么和王兴国说？他会相信我的话吗？他会不会怀疑我把他的单车给卖了呢？

他在又脏又乱的村子走来走去，茫然地打量着过往的单车，钟达言转念一想，会不会是那个黑鬼偷的？可是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会来呀。钟达言在阴暗狭窄的小巷小街转了几圈后一无所获，只好失望地坐公车又回了厂。

一个多小时后，钟达言心里忐忑地回到办公室，又匆匆走到办公室通道，只见王兴国站在门口正焦急地往这头张望着。钟达言急忙不安地迎上去，满脸愧色地说：“王兴国，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把你的单车弄丢了，我就放在村口亭子里的，没几分钟就不见了，发了工资我赔你一部，真是不好意思。”

王兴国很不高兴地拉下脸，皱起眉头埋怨说：“你怎么搞的，借你用一下就弄丢了，我早知道是这样，不借就好了，还是新的，你放在哪里丢的？唉，我也傻，不借就没事。你真是……我还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呢！唉！”

“我一定赔你，发了工资我买部新的赔你。”王兴国不吭声，扭头不高兴地走进办公室。一会儿，钟达言忐忑不安地走进另一间办公室，只见李经理瞪着他，他有些诚惶诚恐地坐下，小心翼翼地看着她那张满是横肉的脸，那好像也不是一张善良的脸孔，布满了阴霾与骄横。

办公室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味道。钟达言觉得喘不过气来。他突然很想逃离这里。办公室怎会如此令人窒息？现在，他谁也不怕，就怕她！他害怕她炒了他鱿鱼。生存很艰难，没有关系，没有门路，想找份像样点的工作谈何容易？他等待着未知的命运。